蒲公英

從六十五年前的今天說開去

公英閣小札

今天是我來菲六十五週年紀念日。

彈指一揮間，六十五個年頭，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五個日日夜夜，這麼一恍就過去了。

記得六十五年前的今天凌晨，我睡得正酣，母親叫醒我。弟弟妹妹正發著美夢，匆匆地流洗後，看了一眼二歲的弟弟，深深地在他的額頭吻了一下，掉下了離愁的眼淚。

如今我們兄弟妹三人各分東西。

妹妹一家移民澳大利亞，她育有二個女兒，大女婿是位高種性的印度人，父親當過校長，母親也是教師。我那外甥女婿是個大印度沙文主義，有一次我跟他為了卡什米爾這地方吵起來，後來，我再也不跟他談政治。二女婿是位西班牙人，他的老家是西班牙的巴塞倫那（BARCELONA），該地區是西班牙最富裕的地方。有一陣子，在鬧與馬德里分家，企圖脫離西班牙獨立被鎮壓下去。還有一位外甥女婿是個葡萄牙人，好攝影，為人和藹謙虛，他為美國大影片公司做配音。我們每欣賞該公司的影片總會看到最後，想看一下該部電影有沒有他的參予。

今年我們慶祝結婚五十週年紀念，請他們一起同歡共慶。

我唯一的弟弟夫婦及他的女兒、女婿及二個頑皮的小外孫來了，唯獨那娶了位菲律濱女郎的侄兒沒來，頗為想念他們。不知是不是我那位侄媳婦的移居加拿大手續沒辦好不敢離境，或有什麼別的原因，我是不得而知的了。

我有五個侄兒，他是我最疼愛的一個。

來菲六十五個年頭，幾乎是我人生的全部。十三歲踏上了這美麗的島國，如今已是步履蹣跚，雙腳正將踏入八十門坎。

五十年前的今天，記得第一個晚上，耳邊聽著得得的馬蹄聲，在那個年代，馬車是唐人區主要的交通工具。

坐上去，三毛錢可以擠三個人，到扶西・亞柏仙道示大道大約四至五毛錢，集尼車一毛錢，我們那時代，剛剛開始有計程車，那時叫「黃色的士」，從洲仔岸（就是現在的QUINTIN PAREDES，以前叫ROSARIO），的士可以擠五個人，從洲仔岸到黎剎公園，那時應該叫BAGONG BAYAN，也叫倫禮沓。才四毛錢，搭集尼車五個人可要五毛錢，于是我們五個人擠一輛的士，還省下一毛錢。在那個年代，一瓶可口可樂一毛半。很久沒有喝汽水了，也不知道多少錢一瓶。

那個年代，王彬街的店鋪，很多是樓下開個售賣日用品的舖子，樓上住著店主人一家。那個時代，王彬街有好幾間電影院，第一間叫華光戲院，後來改名鳳凰戲院，再下去顏沓拉街有金城戲院，正王彬街有一間亞洲戲院，它的附近有一間小吃店叫仕記，當時流行著一句話叫：「看影戲，坐的士，吃仕記」。這種生活我與老伴經歷過，我們沒坐的士，當時，我就有一部小型沒空調的轎車，這部車子我用了十幾二十年，最後當廢鐵賣掉。近仙沓古律士最後一間電影院叫金龍戲院，該戲院旁邊有一間華文書籍的書店，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全集在那間書店陸續買來的。該書店主人是一位華校老師主有，課餘她也自己照顧著舖子。

記得在亞洲戲院旁有一間小型賣舊書的小店舖，在那裡我掏到不少好書。

在那個年代，華僑子弟的中文水準不錯，中正與僑中，以及歷史悠久的中西書院，普賢好像也是老牌華校，他們對于傳播中華文化的工作，功不可沒。

如今的華文教育已漸式微，唸了好幾年的中文，不知會不會寫他們的中文名字。華人社會，由于這幾年湧入不少新移民，守住華文華語這陣地，功不可沒。

如今的華校華文老師非常缺乏，華校校長也一樣，華社有不少退休華文老師，可惜廉頗老矣，想在拾教鞭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至於校長更是嚴重的缺乏。

華社傳授中華文化這堡壘幾時會全面崩塌，或是重新振作起來，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了。

2026年10月22 日

老油條

美國真敢與中國打一仗？（一）

談天說地

中華民族是個愛好和平國家，它有擴大遼闊疆土，它有十四億熱愛和平與人相處人民，它有鼎立天地數千年文明社會，雖然中國累次遭遇外來侵略割地掠奪賠款屈辱，但中國人從來沒有怨天尤人，埋首吞噬這顆苦難的果實，幾十年來從代工的世界工廠，逐漸取得西方數百年才完成的工業成就，無需從零研發的漫長過程，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外部技術與管理經驗，大幅度降低創新成本與風險。再來中國不受西方式選舉週期影響，那種缺乏政策連續性，中國治理體系注重長遠規劃 。另一方面擁有14億人口意味著巨大的勞動力蓄水池與龐大的消費潛力 。

近三十年來，中國在軍工，科技，太空，人工智能諸領域實現了從跟跑，並跑，到領跑全球的跨越。形成了覆蓋基礎研發，技術創新，到規模產業化的鏈條。完成了一套工業化完整體系。美國，俄羅斯，中國皆是傲立於世界核子大國。在新中國建國初期，一場朝鮮戰爭爆發，中美兩軍第一次在朝鮮較量，麥加阿瑟將軍曾經建議要原子彈炸中國，毛澤東終於意識到中國人即使不穿褲子也要造出原子彈，沒有原子彈你將會處處受人拿捏和威懾。今天佇位於世界核武器大國，第一：是俄羅斯，它有5420枚核子彈，已佈署1796枚，第二：美國擁有5042枚，已佈署1770枚，核彈，第三：中國的核彈只有620枚。中國已將攻擊-21隱形無人機成功放在076型兩棲攻擊艦上起降，使中國成為全球首個實現固定翼無人機在兩棲艦上彈射起飛與攔阻回收的國家。

美國超霸會如此猖狂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間製造地球村的不安寧，最大原因是兩次世界大戰，或多次的局部戰爭，當年除了俄羅斯有能力將導彈能射抵美國本土內陸，形成美國超霸天不怕地不怕，任意欺負凌辱弱小國家。

時過境遷，中國人已有能力在地下，在地上，在艦上，在海底下將多款式彈導道彈送到美國大陸本土，今天在常規熱戰中國已不懼怕美國，尤其是美國，日本若敢中國家門口，因解決台灣問題要插一手，解放軍會毫不含糊地與美國第三次再打一仗 。

目前中國已掌握多款式反艦導彈可打美日航母，甚至有能力在美國本土大陸快遞送給高超音速導彈，讓我一一聊舉：反艦彈道導彈有東方-21D，東方-26D，東方-27，高超音速導彈有東風-17，鷹擊-20，鷹擊-21，可射至美國本土有洲際彈道導彈東方-41，東方-5C，鷹擊-3，以及巡航導彈長劍-3，巡航導彈長劍-1000。中國有這些導彈使美國航母在發攤牌時要進入第一島鏈需要三思而行 。

東風-26D和東風-26B也被稱為航母殺手的反艦導彈，射程4000到5000公里，可覆蓋美國關島第二島鏈。

東風-27射程可突破8000公里，更大進一步擴大外來艦艇的介入。

東風-17是枚高超音速滑翔導彈，射程在1500-2500公里，其高超音速機動性能對第一島鏈內航母群構成嚴重威脅 。

鷹擊-20艦載高超音速反艦導彈，裝備在052D和055型驅逐艦，射程可達1500到2000公裡，巡航速度超6馬赫。

鷹擊-21帶上在轟-6K/N型轟炸機或055型驅逐艦，射程在1000到2000公里。末端速度高達10馬赫，極難攔截 。

接下來看看中國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各類高超音速導彈：

東風-41是一種先進的公路機動洲際彈道導彈，射程在12000到15000公里 可覆蓋美國全境。

東風-5C是一款井下發射重型液體洲際彈道導彈，射程超過15000公里，甚至可達20000公里，還可攜帶10枚分導式核彈頭。

巨浪-3是一種水下潛艦發射導彈，射程超過10000公里，使中國核潛艇可在相對安全的水域下打擊美國本土，使中國人有可靠的能力打擊美國本土的核反擊 。

長劍-1000是一款高超音速巡航導彈，射程在6000到7000公里，能覆蓋阿拉斯加等目標，是常規武器遠程的選項。

（待續）

稿於2026年10月30日

莊杰森

華校缺才，何以有才難用？

——從親身見聞淺析華文教育的興起與衰敗（之十一）

各說各話

無論是企業或團體能否善用人才，往往取決於主管的胸襟與眼光。倘若主管對能力出眾、但見解不同，甚至專業能力超越自己的部屬心存顧忌，不願引薦，即使人才來源充足，也難以提升整體工作效率與服務品質。

一位稱職的主管，在於慧眼識才、尊重專業、知人善任，領導團隊，讓各個成員適才適所，並帶領團隊共同完成任務，辦學亦應如此。

振興華文教育，有賴學校董事會、教育主管與華教團體共同努力。從培育、延攬到留住人才，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公平的制度與開放的胸襟。華校主事者若能開放胸襟，減少人情與私心的顧慮，才能讓優秀教師有機會在校園內有足夠的空間施展才華。

（五）保障權益、落實專業考核

長期以來，華文教育面臨師資不足、人才流失與教學品質參差不一等問題。除了外在環境因素，學校內部的人事制度與管理觀念，恐怕亦不容忽視。

華校應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也應珍惜多年奉獻的資深教師，並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協助督促教師改進教學。倘若校方礙於人情，或受「鐵飯碗」觀念影響，對長期缺乏成效的不適任教師遲遲不予評估與輔導，學生的學習便會直接受到影響，也阻礙有志投身華教的人才任教的機會。

健全的師資制度，應從公開甄選、試用考核做起，並在教師任職期間提供專業進修與教學輔導。表現優良者應獲得肯定與發展機會。教師遇到教學困難時，校方應給予必要的協助與合理的改善時間。經輔導仍未達符合職務要求者，則應依公平、合理、合法的程序妥善處理。

回顧過去二、三十年，這套制度倘若華校及早落實執行，今日面對師資與教學上的困難，或許會多一些因應的餘地，今日學生華文程度絕不致下滑至此。涉及家庭語言環境、社會變遷、課程安排與學習負擔等多重因素。加之，一位懂得循循善誘、學養兼得的教師，仍能透過適切的教材與教法，帶領學生的學習，逐步建立信心，發揮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效能。

（六）權責相符、考核教學主管

建立了教師考核制度，還須思考，如何制衡負責考核教師的主管？

學校主管肩負課程規劃、教師輔導與教學品質管理之責。教師遇到困難時，主管能否辨明問題何在？是教材、教法、課程安排，還是學生的基礎程度？同一問題不斷在多個班級出現時，又能否協調教師共同研討，並追蹤改進結果？這些都是衡量主管是否稱職的能力依據。

學校董事會成員或許各有所長，具企業經營經驗的董事，可以在資源配置與行政管理上提供助力；涉及課程、教法與語文程度等專業判斷時，董事會也可聽取校內外優秀教育工作者的意見，再依主管的職責與工作作出評估。

一位能凝聚團隊的主管，懂得誘導教師各展所長，也願意在遇到難題時承擔責任。倘若考核的要求只及於教師，主管可否提供適切的指導、協調，使教學資源更加有效的分配利用。

十五、檢視實效，
力求融會貫通，運用自如

近日，一位新移民家長在社交媒體分享女兒就讀菲律賓華校的親身經歷，令人感慨，頗值深思。

暑期插班、方見程度落差

據這位家長描述，女兒在菲律賓華校的中文成績年年名列前茅，暑假期間赴中國一所小學短期插班，實際上了當地的語文課，才發現自己的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與當地同年級的課程要求仍有一段差距。

這段經歷也讓人看到，校內成績反映的是學生在原有課程中的表現。即使平時成績特別優秀，面對不同的課程要求，仍可能發現自己的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有明顯不足。

當然，中國學生在母語環境中學習中文，與菲律賓華裔子弟多在雙語或多語環境中成長，兩者無法以相同標準衡量。然而，這位家長提出了一個值得華文教育界正視的問題：

華校的中文教學，究竟是在培養學生實際運用語文的能力，還是逐漸淪為「填鴨式」的應付課堂考試、及取得漂亮的成績？

據該家長反映，華校中文課堂有限，教材內容過淺，考試偏重認字、詞彙及背誦，學生即使取得高分，也未必融會貫通，具備相應的語言表達與文字運用能力。

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固然需要透過客觀評量標準加以評估，不能單憑考試分數及升學成績，便認定華文教育已達成效。

更值得關注的是，隨著菲律賓華裔家庭逐漸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家庭日常使用華語的機會日益減少。尤其在不同族裔通婚日趨普遍的情況下，不少孩子缺乏使用中文的生活環境。

這不應成為降低華文教學要求的理由。恰恰相反，由於薄弱的家庭語言環境，學校愈應強化語文教學的實用性，透過閱讀、會話、寫作及多元教學活動，彌補學生在家庭環境中接觸中文的不足。

一再降標、華文程度更低

華校不能因為學生中文基礎日漸薄弱，便一再降低教材難度與教學標準；此舉，將導致學生程度愈低，教學要求愈寬鬆，最終形成因噎廢食的惡性循環。

回顧數十年來，華文教教界為解決師資短缺問題，不斷引進海外教師及推動本土師資培訓計劃，投入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甚鉅。然而，我們除關心培養多少教師、補足多少職缺之外，更應進一步檢視：歷經多年努力，學生的實際華文能力究竟提升了多少？

如果教師培訓計劃持續推動，而學生華文基礎卻仍日漸薄弱，或是學校考試成績看似理想，學生畢業後中文卻無法運用自如。那麼，問題絕不僅是家庭環境或師資不足，而是應全面檢討課程設計、教材難度、教學方法、評量制度及學校治理。

筆者始終認為，搶救華文教育，不能停留在增加教師人數、擴充校舍或舉辦各類活動，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夠真正衡量學習成效、持續提升教學品質的制度。

華校應依據學生不同的語文基礎，制定循序漸進的教學目標，建立客觀的聽、說、讀、寫能力評量機制，並透過分級教學、課外閱讀、語言實踐及科技輔助，讓學生逐步建立實際運用中文的能力。教育的宗旨，就是「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華文教育界多年來不斷強調師資短缺，卻鮮少公開檢討學生的實際學習成效。倘若連教學成果都缺乏客觀評估，又如何判斷歷年投入的龐大教育資源，是否真正發揮應有的效益？

不尚形式、嚴守教育品質

一百五十名外派教師的離開，固然使華校再次面臨挑戰，但這場危機不正是另一次轉機，促使我們反省，為何經歷數十年的努力，深刻檢討華文教育為何仍然未能建立更加穩固、有效且可持續發展的教學體系？

我們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是否已逐漸失去對華文教育品質應有的要求？

倘若今天仍只求課程照常開設、考試照常舉行、成績照常亮麗，追求形式上的自我感覺良好，年復一年的行禮如儀，不願正視學生實際語文能力的不足，那麼，即使補回一百五十名教師，華教的根本問題仍然存在，治標不治本，無法獲得根本解決。

華文教育不能只求「形式」，更必須重視「實質」，更要關心學生「受惠多少」。

這才是重建華文教育生態、提升華文教育品質的根本課題。

（未完待續）

潘美春

德化一日游（二）

特稿

昨天的「冒險樂園」是在德化的石牛山下，而今天的「冰雪樂園」是在九仙山裡。孩子們帶著對雪的期盼一路歡喜前行。

買了票，進了園區。一股清新的空氣撲鼻而來，雖然一路霧氣蒙蒙，但是，在這裡的草綠得讓你眼睛發亮，一個塑料做成的大提包，裡面裝滿了黃色落葉，外面印著「在九仙山拾了個秋，打包秋天」，我好喜歡這種創意，趕緊拿起手機拍了下來。一家大型酒店也是高大上的建築，酒店前面有一個湖，湖面擁有著那種天然的平靜整潔，湖的右邊便是「冰雪樂園」，遠遠望去，樂園周邊的山體一片白茫茫，仿佛真的下了一場雪！如果是春天，這裡一定更美！更能吸引游客的到來。

我們在園區門口拍了照，兒子迫不及待地直奔冰雪樂園，我和女兒還去喂了羊，看了孔雀，然後才追上。

哇！一大片白茫茫的「雪山」凹凸不平，一條長長的粗管子正對著「雪山」發射「雪花」，有幾個調皮的特意跑到管子前面用手接「雪」，有一位家長直接抱起管子左右來回轉，孩子們伴著嬉鬧聲跑來跑去越發的開心。我家父子倆已經穿了鞋套，在人工造雪樂園裡玩起了打雪仗，堆雪人，滑雪艇。可能是快要過年了，大家都在忙著備年貨，都沒空帶孩子出來，所以，今天的人沒有很多，你可以在「雪地」裡肆意奔跑，嬉戲，我們玩著扔雪球，還試著兩個人能不能同時讓扔出去的雪球在半空中撞擊，想法是挺美好的，但是，沒一次成功，過程卻是快樂的！愛臭美的女兒，在雪景裡各種擺拍，我這個攝影師老媽今天是專職為她而來的。她讓我幫她拍一張。